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二零一六年一月十六日星期六，香港以及来自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名法轮功学员，在香港举行排字、炼功，集会和游行等活动，揭露中共无理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并声援诉江大潮，要求制止迫害，法办元凶江泽民。

第 732 期

2016年1月21日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第 732 期

2016 年 1 月 21 日

修炼交流

和现在感到很难精
進的同修交流

本周迫害案例

河北唐山市柴君俠
被非法批捕
天津河西区张德堂
含冤离世

本周三退统计

退出中共党、团、队
总人数：225,493,967



从二零一五年九月至十二月下旬，河北省廊坊市部分区县有 6096 名法轮功学员亲属和民众签名举报江泽民。举报信通过邮寄或者网络投递给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中纪委。

详细内容

【时事新闻】	1
控告江泽民 呼唤良知、解体迫害	
香港新年炼功集会游行 震撼大陆游客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	
【大陆综合】	4
大陆综合消息	
严正声明	
世人觉醒	
人心与因果	
【时事评论】	12

老公公安的真心话

【修炼园地】..... 15

和现在感到很难精進的同修交流

安全关系到你、我、他

不要松懈精進的意志

主动同化法 不再固守自我

学法体会：认识到还要做到

放下根本执着后的升华

看《神韵录像严禁帶到海外》有感

走出家门去救人

到农村讲真相的经历

【修炼交流摘录】

【时事新闻】

控告江泽民 呼唤良知、解体迫害

二零一五年五月以来，目前已有二十多万名法轮功修炼者和家人把控告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邮寄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要求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对江泽民提出公诉，把这个首恶绳之以法。

山东省招远市部分城区居民自二零一五年十月起联名举报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的人权迫害，至今已有 2648 人签名。城区有个曾患直肠癌的老人，有人问他，你敢不敢签名举报江泽民？他当着众人说：“江泽民不是个好人。法轮功真是个好功法，我若不念‘法轮大法好’，我早就去见阎王爷了。我要实名举报他，等到大审判那天，我就是个活见证。”

自二零一五年十月起，美国芝加哥市民众开始签名举报江泽民发起迫害法轮功的骇人罪行。日前，满载着近四千签名的举报信已于一月三日十七时，被最高检察院签收。在芝加哥市

人山人海的联合火车站内，芝加哥学员将揭露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传单递给来往的民众，并面对面的讲述真相。一位美国人阅读完传单后，眼泪就情不自禁地流下来了，他在诉江征签表上签名后，还主动把他的妻子带来签名。

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七日，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迎来了一场大风雪，零下六、七摄氏度的天气，当地法轮功学员顶风冒雪在中共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前抗议中共多年来持续迫害法轮功的暴行，并声援中国二十多万人递交诉状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

香港新年炼功集会游行 震撼大陆游客

二零一六年一月十六日星期六，香港以及来自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名法轮功学员，在香港举行排字、炼功，集会和游行等活动，传递法轮功真善忍的美好讯息，并且揭露中共无理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周知已有二十万以上的中国民众具状控告元凶江泽民，和全球海内外各地民众超过百万人响应举报江泽民的罪行，并声援诉江大潮，要求制止迫害，法办元凶江泽民。

清晨，超过五百名法轮功学员，身穿黄衣白裤的炼功服，在中环爱丁堡广场排出“真善忍”三个大字，他们在祥和的音乐声中集体炼功，殊胜的场面与祥和的氛围，深刻触动人心。虽然不时下着雨，丝毫没有影响活动的顺利进行。

中午十二时半，约八百名法轮功学员移师到北角的英皇道游乐场，举行“制止迫害 法办元凶”的集会游行，声援三退（退出中共党团组织）及诉江大潮，呼吁制止迫害、法办元凶、解体中共，让更多人良知觉醒，开创没有共产党的光明未来。

前立法局议员冯智活牧师到场声援并发言，感谢法轮功学员的努力不懈和付出，他说：“你们的努力，你们的受迫害，你们所付出的辛劳，我深信将会永远记在中国人的历史当中，

你们推动中国的进步、中国的更新，贡献非常非常之大，可以说是一个功不可没。”

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和梁耀忠则透过录音发言声援。何俊仁表达了非常关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呼吁早日将元凶绳之以法。何俊仁说：“这是极其残暴与违反人道的行为，对这类（活摘器官）的指控应该继续调查，要知道真相，然后追究进行这种暴行的人的刑事责任。”梁耀忠严正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因为这件事是很残忍和非常不人道的做法。”他表示支持控江大潮，他认为：“对于特别是江泽民如果负责此事的话，需要承担责任、需要被检控的。”

集会结束后，约八百名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从英皇道游乐场出发，途经铜锣湾、湾仔、中环等闹市前往终点中联办，沿途吸引许多游客和市民聚焦观看，更强烈的震撼了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

不少大陆游客第一次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游行，感到很震撼，纷纷拍摄画面表示要带回去给亲友看。从广州来的马先生表示是第一次看到法轮功游行：“感觉有点不可思议吧！比较惊讶！”他表示香港很自由，也认同应该尊重他人的信仰自由。有大陆青年明白真相之后，声明退出少先队。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

河北唐山市迁西县法轮功学员柴君侠，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早八点多在自家商店被新庄子乡派出所、迁西县国保大队警察绑架，被询问诉江状的问题，当天被劫持到唐山市第一看守所，随后十二月二十九日被迁西县检察院非法批捕。柴君侠多次遭非法抄家、绑架、强制洗脑，二零零七年七月被绑架、非法判刑四年。柴君侠的儿子从六岁起，一次次亲眼目睹警察的暴行，心理上留了难以抹去的阴影。

河北秦皇岛卢龙县法轮功学员李凯七月二十九日被入室绑

架，被偷偷判刑，于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初被密送到唐山冀东监狱（没有通知家属），被迫害脑出血，在唐山工人医院抢救。二零一六年一月十四日，李凯家属接到通知，让去唐山接人，家属十四日晚七点左右到唐山，人没接回来，十四日交了二万元押金，十五日唐山工人医院又让交了五万元押金。

天津河西区八十四岁的法轮功学员张德堂向两高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四日晚七点多遭到越秀路派出所警察陈彬、贾某、张迎辉的绑架、抄家、骚扰，于二零一六年一月四日含冤离世。

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吴台镇杨老家村法轮功学员杨志，五次被绑架，被非法劳教两年、判刑十一年，在河南新密监狱等地遭受了种种非人的折磨，回来后一直身体虚弱，二零一六年元月四日含冤离世，终年六十一岁。

【大陆综合】

大陆综合消息

◇明慧年度报告：2015 年逾 20 万人控告江泽民

从二零一五年五月底到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明慧网已收到逾二十万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递交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的实名诉讼状副本。

据明慧网部分统计，到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止，明慧网收到总数为 201803 人的 171059 份诉状（有的诉状为多人共同控告）的诉讼状副本，其中已有 134176 份得到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签收或邮局妥投回复。

控告状来自地区涵盖中国大陆所有 33 个省级行政区；333 个地级行政区（地级市、地区、自治州、盟，全国共 334 个地级行政区）；1948 个县级行政区（县、自治县、旗、自治旗、县级市、市辖区、林区、特区）。其中控告人数超过万人的有

河北 32826 人，辽宁 29268 人，山东 27701 人，黑龙江 18402 人，吉林 13983 人，四川 12801 人。

来自海外 29 个国家和地区的 2189 名法轮功学员向中国检察机关递交了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或自诉状。这些海外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加拿大、澳洲、韩国、新西兰、泰国、日本、英国、马来西亚、德国、荷兰、瑞典、新加坡、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印尼、爱尔兰、丹麦、台湾、芬兰、挪威、意大利、瑞士、波兰、罗马尼亚、比利时、秘鲁、匈牙利。

明慧网就诉状中所记述的迫害类型作了初步统计：有亲属被迫害致死的就有 1338 例；遭迫害严重伤残者 3819 人，曾遭非法劳教判刑者 28002 人，曾被非法关精神病院者 839 人，曾被非法拘禁在拘留所、看守所、洗脑班的人有 68450 人，遭严重经济迫害、被勒索、开除、扣押工资或退休金者共 33983 人，诉状中叙述家人、孩子因迫害而失去工作、失学、精神异常、去世的案例为 9786 例。

在控告江泽民的诉状中，揭露出大量的酷刑折磨案例，触目惊心。全国各地酷刑泛滥，整死不负刑责，花招百出。酷刑包括毒打、电刑、铐刑、吊刑、冻刑、烧 / 烫 / 火刑、摧残性灌食、性侵等逾百种。

这些数字仅仅是实际迫害案例的冰山一角。如同当年纳粹集中营的死亡案例一样，实际数字有待迫害结束后更广泛而深入的调查取证。（节选，年度报告全文请见明慧网）

◇河北省廊坊市 6096 人签名举报江泽民

据不完全统计，从二零一五年九月至十二月下旬，河北省廊坊市部分区县有 6096 名法轮功学员亲属和民众签名举报江泽民。举报信通过邮寄或者网络投递给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中纪委。在举报信中，要求“两高”依法对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犯罪行为予以立案侦查，提起公诉，把江泽民绳之以法。

有一位法轮功学员对一位市民讲完真相说：“现在中国有

二十多万人控告江泽民了，您愿意签名举报江泽民吗？”那人说“我愿意，我就用真名签。那我等您好消息啦，咱们好庆祝庆祝。”还有一人说：“签，让我去北京告去，我都敢去。”

有一位法轮功学员在讲真相过程中，拿着举报江泽民的信，问人们是否愿意举报江泽民时，有许多明白真相的人都积极主动的参与，很多人非常气愤地说：“就应该举报江泽民，江泽民不是个好东西，没为老百姓干一点好事。”有的人举报后，再遇到法轮功学员迫不及待的问：“喂！举报江泽民的事怎么样了？”

有一民工说：“签名，那得签，早该抓他，他没干好事，出卖国土迫害好人。”

可见江泽民多么不得人心！

◇江西省 44 名法轮功学员仍然身陷冤狱

据明慧网相关信息统计，目前江西省至少有 44 名法轮功学员仍然被非法关押在监狱遭受迫害，其中 32 名女学员，12 名男学员，年龄最大的有 85 岁。

江西省豫章监狱非法关押的男性法轮功学员：陈向阳、刘勇、舒明、柳秋生、殷育才、周富双、李绍贵、夏宗水、王思龙、朱小腾、王洪华、王义明

江西省女子监狱非法关押的女性法轮功学员：梁葵艳、罗建容、万桃英、莊三彩、周菊仙、徐静、谭美丽、田海英、朱贝淑、余月萍、付小圆、徐金秀、朱检英、程来花、宁勤、李小林、李文红、吴若梅、李素仁、张菁莲、付金凤、江兰英、陈小娟、熊泉妹、梅玉凤、辜萍华、孟正凤、张晓红、赵相珍、何玉云、吴春花、熊英。

◇负面效应应引起大家重视

现在大陆同修普遍使用真相语音手机，主要看重其两个优点：一是安全，二是拨打范围广。但现在出现了一个负面效应，

有的常人会经常接到语音电话，有反感情绪。我们花费了大量资金，却起了反效果，这应引起大家的重视。

1) 我建议“会讲”的同修尽量用手机对讲。

网上有不少这样的交流文章。状态好的话，一个同修一天可退几十人。

2) 用多种方式救人。

我知道一些富裕地区的同修人人拥有多部手机，十几部的不在少数。我个人感觉，其实这里还是藏着一颗依赖心与求安逸的心。我曾打了几年的真相语音电话，今已改做其它项目，发现现在有一种“走出来了”的感觉，正念更强了。过去这几年怕心不知不觉中加重了。

工作忙的同修使用语音手机可以理解，我们有很多不上班的真的不必都做这一种项目。建议不要在同修中提倡“多买几部手机”，真正救人就是要看效果。

个人见解，不妥处请指正。

严正声明

本周七百七十二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坚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

本周二百四十九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警察问：“炼法轮功到底好不好？”

【山东来稿】前些日子，本地派出所的俩警察开着警车来到法轮功学员 A 姐家。

A 姐不在家。年轻警察进门就拍照、录像。年岁大的警察问 A 姐的丈夫：“你们炼法轮功到底好不好？”她丈夫说：“当然好了，不好谁还炼！我拿我以前的病例给你们看看。”说着从柜子里拿出一九七六年当兵时的病例。

病例上面写有：“十二指肠球部溃疡”。A 姐的丈夫接着说：“我还有胃溃疡、胆囊炎，吃了二十多年的药。以前吃一点饭心里都难受，那时我才一百一十斤，学大法后，我什么病也没有了。吃什么都可以了。现在我一百四十斤。学大法二十多年了，我再没为身体花一分钱。现在我桌子上哪还有药？以前我们俩一桌子药瓶子。”

他又对年轻警察说：“你照相不要紧，你把我这个病例也给照上。”年轻的警察说：“照上了。”A 姐的丈夫说：“我刚拿出来，你什么时候照的？”

这时 A 姐从邻居家出来往家走，好心人赶快告诉她：“派出所的人在你家，你不要回家。”A 姐说：“俺不怕他们，俺得回去。俺从来不干坏事，俺为啥要怕他们！”

A 姐到家看到家里真来了两个警察，岁数大的坐着，年轻的站着。她说：“来客人啦？我洗杏子给你们吃。”说着，打开冰箱，拿出杏子用清水洗净，端到两个警察面前。一个吃，一个说不吃。

A 姐对两个警察说：“我一九九八年九月十六日开始学法轮功，学的太晚了，俺没有福，才开始学，江泽民就开始打压！俺又有福，有福的是俺已经得到了大法。我以前腰脊椎骨疼，坐着疼，躺着还是疼，什么活也不能干，五块钱一张的膏药，我全身贴了六十五块钱的，家里穷得叮当响。好不容易攒了一千块钱想买个洗衣机，又被丈夫治病把钱花光了！丈夫吃一点点饭就难受，脸黑黑的瘦得皮包骨，躺在炕上象死人，天天靠抽烟消愁解闷。

学大法后，我们俩的病全好了，每天烟不离嘴的他，学法

只有十天烟就戒了，病好了，药也不吃了！当初俺腰疼的一点活不能干，现在俺什么活都能干了！谁跟江泽民迫害法轮功都不能得好：徐才厚得癌死了；周永康、薄熙来、李东生、郭伯雄这些跟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帮凶都被抓起来了，都遭报应了！”

A 姐说到这，两个警察坐不住了，起身就往外走。A 姐追着他们说：“你们别走，我一件事还没说完，还有很多事还没说呢！”两位警察边走边说：“不用送了，你在家吧！”A 姐追着他们说：“你们一定记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两个警察一再谢绝 A 姐送他们，A 姐一直把他们送上了警车。

大街上有两帮村民在打扑克，其中一个村民问 A 姐：“这些警察来干什么？”A 姐说：“来问问俺学法轮功到底好不好呢。当然好了，不好俺能学吗？！”这个村民说：“我们都在议论，是不是这些人又要抓法轮功了？”A 姐说：“现在不是俺怕他们，是他们怕俺。俺什么坏事也不干，俺怕他干什么？”打扑克的村民都笑了。

人心与因果

◇河南省洛阳市邪党书记陈雪枫遭恶报落马

二零一六年一月十六日，河南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陈雪枫遭恶报落马，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

陈雪枫今年五十八岁，二零一一年一月任河南省政府副省长，二零一三年七月任河南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陈雪枫为了往上爬，追随江泽民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遭到报应。

据明慧网报道，二零一五年，洛阳市中共当局绑架十五名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其中法轮功学员谢健被判五年重刑、孙学珍三年、史亚琼四年。洛阳市栾川县法轮功学员杜群、周新敏依法控告中共迫害法轮功恶首江泽民，被当地公安绑架，非法

关押十五天。

河南省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近年来，河南省政法系统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高官频频遭恶报。

二零一三年二月十一日，河南省沁阳市公安局原纪检书记张学林车祸身亡。

二零一四年九月，河南省副省长秦玉海落马。秦玉海从二零零四年一月起就任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公安厅厅长等职。

二零一四年，前河南省公安厅副厅长刘国庆，前河南警察学院院长毛志斌，前河南新乡市公安局局长孟钢，前河南信阳市公安局局长、政法委书记李长根，前河南开封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周连根均先后被带走调查。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四日凌晨，河南省沁阳市公安局局长邓予生跳楼自杀，经医院抢救无效身亡。

二零一五年四月，河南省周口市政法委书记朱家臣，被平顶山中级法院判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没收个人财产六十万元。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三日，周口市公安局局长姚天民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

朱家臣、刘国庆、孟钢等恶人的名字与恶行被海外明慧网收入迫害法轮功的“恶人榜”。

◇ “我也先把她命救了”

《大陆大法弟子辛宇来稿》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我多次遇到的救人的事，与修炼前不同的是，我心中充满对生命的善与珍惜，一心想别人的安危，不考虑自己，不收任何报酬，更没想到会不会被讹（如果考虑这么多，也不可能去救人了）。

“我也先把她命救了”

有一次，我清早到火车站西道口接我岳父，在看道口人的值班室里，眼看着一个六十多岁的妇女骑着轻便摩托车晃悠悠

悠的栽进旁边的沟里。我还以为看走眼了，赶紧问看道口的人：

“刚才那老太太是不是掉沟里了？” he 说是，我马上冲出去救人，他一把拦住我说：“你可别去，她家爱讹人！”

我想我修炼法轮大法的，人命关天必须去救。再说修炼后我也明白，讹不讹都是有因缘关系的，即使真的被讹，我也先把她命救了，没命了什么都谈不上。

我跑过去一看，那老太太一动不动，轻便摩托车压在她身上。我把车抬出来，又把她抱出来，她的脸出血了，我拦了一辆小客车，车主是当地的，认识这老太太家，我说你先把她送医院，再给她家打个电话。老太太经抢救脱险了，医生说是在骑车时突发脑出血，多亏来的及时，否则就耽误了。

大约一周后，我正在单位上班，有个老头问谁叫辛宇？我说我就是，他上来握住我的手，激动的说：“谢谢啊！那天没有你，我老伴掉沟里就没命了！”他拿出两条好烟，我说：“我修炼法轮功的，不抽烟，也不要报酬，我们师父让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他看我坚持不要回报，不知怎样是好，紧紧攥着我的手反复说：“法轮功好啊，你们真是好人啊！”

同事议论说：“都说他家爱讹人，看来也不一定。你看法轮功的人真心救人，心正，啥样的人都能被感动了！”

“你第二次来救我”

二零零四年秋的一天下午，我骑摩托车行驶在离家很远的一座大桥附近，一辆三轮摩托车在我前面疾驶，在拐弯上桥时，三轮摩托突然冲入桥下。很多人都围去观看。

我赶紧停车，下到桥下查看，只见车玻璃全碎了，三轮摩托车轱辘朝上，开车人头朝下窝在车里，昏死了。我用衣服袖子把玻璃碎片掸开，从车窗处把那人拽出来，平放到地上。

过了五六分钟后，这人醒了，说出了家中电话。我让岸上围观的人帮助截一辆车，又给伤者家人打了电话，以便把他尽快送医院。临上车时，这人拽住我的手说：“要不是你来救命，

我今天就完了！我叫某某，你给我个名片，我以后去找你。”我说：“你赶紧上医院吧，我是炼法轮功的，你记住‘法轮大法好’就行了。现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绑架法轮功学员，我哪有名片？”

他哆哆嗦嗦的说：“迫害？没有你们这样的好人，我不就完了吗？迫害法轮功不应该啊！”岸上围观的人也说：“法轮功好人哪！这年头谁管这事啊。抓法轮功太不应该！”

这事过去了，我也渐渐淡忘了。可是这个世界真的很小，或者说有缘还是会相见。一年之后，我步行经过大桥附近，对面走来一个人，我看着面熟，原来是我从桥下救出的人。我说：“你还认识我吗？”他说：“我不敢认啊。”我说：“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去年你骑三轮摩托掉到桥下……”他一下握住我的手说：“你救我命了，你救我命了，走，到我家喝酒去！”我说你忘啦，我炼法轮功的，不喝酒。他不听，拽住我就往他家走，一定要我去吃饭。路上我问他：“中共迫害法轮功你知道吗？”他说：“知道。”“天要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你知道吗？”他说不知道，我给他讲了为什么要三退，他马上说：“听你的，退！你说的我信，你们法轮功都是为了别人好，什么都不图！”我说：“我从桥下救你，只是救你一时。你知道人生中有多少危难？只有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顺应天意、看清这场迫害、声明三退才是真正救你命、保平安。”他说：“今天，你是第二次来救我了。”我看他这么明白，说：“今天你真正得救了。”

【时事评论】

老公安的真心话

文：大陆大法弟子

二零一六年元月三日中午，我受邀参加了一位常人朋友

六十岁生日的聚会。参加这次聚会的十几位朋友大都在公安局、法院、工商局、银行、铁路部门、街道社区、国企等单位担任一定领导工作，其中有一位和我很熟的明真相的警察，他在基层从事警务工作已经二十多年。宴席间大家无拘无束的交谈。

午饭过后，主人安排了两桌麻将，这位警察和我没有参与，只是在一旁观望。期间他忽然谈起现在大陆公安工作考核只注重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和指标，基层工作人员完成不了就没有奖金，直接和个人利益挂钩，以至于大家都不择手段去完成，这叫什么世道？大家都不愿意去做一些伤风败俗的事，警察应该是维护治安的，为老百姓保一方平安，而我们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和指标却去找老百姓的麻烦，谁真的愿意干这样的事？

我说是的，共产党的本质就是邪恶残暴。这位警察朋友接着说：现在很多人都起诉了江某某。我告诉他：现在有二十万人用真实姓名向两高起诉江某某这个流氓头子，因为他无恶不作、祸国殃民、大搞腐败治国，迫害善良的民众，把中国搞得不象样子，他是个千古罪人，中华民族的败类，必将受到惩罚。

为了避免影响朋友们娱乐，我和这位警察到另一边继续交谈。他说：前段时间上面叫我们到法轮功人员那里去了解诉江情况，并要求逐个登记、逐级上报，我们没有那样去做。那都是公安内部骗人、哄人的鬼把戏，真是你哄骗我，我哄骗你，一级哄骗一级，谁都知道，谁都这样干，现在谁愿意给它卖力呀！领导问我们工作进展情况，我们就说：别人的思想行为你怎么去了解呢？那是别人的自由，怎么会告诉你？别人的做法是他个人的行为，你怎么去干涉别人呢？那是别人的权利。所以我们没有去法轮功人员那里去问，自己编了一个情况应付应付交差。现在谁还那么糊涂呢？谁还去卖力呢？做那个傻事呢？我说：你做得对，做得好，对你有好处。

他又说：江某某真是个大坏人，做坏事太多了，人们告他

是应该的。为了迫害炼法轮功的人，不惜人力、物力、金钱，乱抓乱搞，为了看着一个炼法轮功的人，我们公安不惜出动十几个人，花钱去看管、跟踪、监视、蹲坑，做了很多坏事，良心不忍啊！别人只是炼炼功而已，过去很多人在广场上炼功都是为了身体健康，没有任何不好的行为和做法，可是非要去干涉别人，制造事端，挑起是非，强加莫须有的罪名，不准别人炼功，打、压、关、判刑、坐牢，搞得别人好苦啊！

他说：我和炼法轮功的人关系很好，不干涉他们，在上面有压力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是应付差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都很善良，害别人干什么呢？过去江泽民整法轮功，搞得警察也好苦啊！疲惫不堪，到处去抓人、去看管，真是没有必要，自己制造矛盾、制造混乱，这都是江泽民搞的。法轮功起诉他是应该的。警察也是受害者，没有自己的自由，被当枪使、当炮灰，象条狗一样到处咬人。

我说：你说对了，王立军不是公安部树立的榜样吗？现在成了阶下囚了，他自己也说他是共产党的一条狗，叫他咬谁就咬谁，现在后悔莫及。希望所有的公安警察能有自己的思想行为，不要象王立军那样，悔之晚矣。你前段时间对法轮功的正面态度，对你及你亲属大有好处，也请今后更加善待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一定会得到更大福报的。他说：谢谢，我会这样做的，请放心。

此事让我体会到：警察逐渐都在觉醒，不愿意再为邪党效力，想做一个有主见的人。中共邪党已经到穷途末路之时，它惯用的一拍二诈三丢手的鬼蜮伎俩已经不管用了，黔驴技穷了。公检法司部门的一些执法人员也认识到迫害法轮功没有好下场。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李东生、王立军等就是前车之鉴，他们也不愿意干蠢事了。

【修炼园地】

和现在感到很难精進的同修交流

文：美西大法弟子

在这里是想跟大家交流一下最近的学法体会，希望能给同修们尤其是对“修炼如初”[1]感到困难、很难精進的同修一些启发。

得益于大法，我曾经在修炼中有过一段突破，我发现自己逐渐能够对很多问题一目了然，很多问题可以一针见血的看清，觉得自己变得很有智慧，也自信满满。在人中的专业上也有不少突破。当然通过法理打开专业的水平，我还领悟过更多，也让我坚信大法帮助神韵很多孩子们在短时间内达到世界水平，是绝对有可能的。

当然，这并不是我这篇文章想交流的主要话题。我想交流的是，我在这个过程中，在和同修做项目当中，媒体也好、其它环境也好，我觉得很多问题好象都能看的挺清楚，比如这个学员是什么状态、那个学员误在哪里了，项目要怎么做怎么做才行，为什么他们不这么做呢？从而会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自己在修炼中呢，也逐渐形成了一些对修炼的“经验”，比如碰到问题，我觉得用自己从大法中得到的智慧就可以化解，我自己觉得好象懂得大法修炼怎么修了。

符合常人状态修炼，我开始经营自己觉得对的事情。有时学法、炼功放松，也觉得没事，自己有正念，不怕。但是我发现不知不觉中，越来越不对劲，想问题越来越常人化，碰到干扰，自己还觉得用自己的修炼经验就可以解决，但是逐渐思维上就解决不了了，很多问题穷尽了自己的智慧也做不了了，这时候还想不起来学法。而且这时候的状态也已经是学法不怎么多，也不爱炼功。有时也觉得内心总在矛盾中，大法那面要坚持，人中这面受不了；人这面要坚持，就好像常人了。

我碰到了魔难，自己执意要按自己想的办法解决，但在同修努力的劝说下，我才勉强去学法，准备学完法后再按自己想的去做。但是我只学了十五分钟左右，解决不了的问题和干扰一下子解开了，我原本的想法已经被证明错误了。我才意识到该学法了。

我第二天翻开《转法轮》，新的《论语》当中开篇第一句：“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2] 将我点醒：你再觉得你看的对，你的智慧大，比起大法来说，啥也不是。你的一切都是大法造的。我又悟到，我以为自己看的对，我分析的透彻，很多时候，是我拿自己人中的观念来认识法的，潜意识中有显示自己、标新立异、看不起别人的东西在，保护着对名利情的执着，慢慢觉得自己的认识对，别人都不对，而且越来越不想约束自己。师父的话对我来说，点透了我在人中形成的思维系统，包括我对名利情的各种执着心，都是在“排神”的社会中形成的，和真正大法要求的信神的社会中的观念完全不融合的，逐渐会变的自大而狂妄，因为那里面只有“自我”的意识，思考问题中，是不会考虑到比自己境界更高的生命的，没有高于自己境界的一切考虑的。

因此我一下子明白，无论我认为自己看的多么对、多么准，我统统要放下，从此，倒空我一切之前的观念，包括对大法修炼认识的所谓“经验”的观念。那只是那一个时期那一个层次中的认识，也不应该长期执着。从此我只把自己的容器倒空，只装大法，要求自己尽量同化大法。真的在法上，你还有什么问题呢？就没有了。有了这种认识的时候，我发现我连以前不知道该怎么放下的那些执着好象都容易放下了，因为不放掉这些，我就无法将大法装入到我这个容器当中，旧的观念、执着占地方。就好比一个宫殿，里面都是旧货，装的很满，旧货不搬出去，新的宝藏就无法装进去。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很多知识分子，不要把自己在人中形

成的科学社会中造就的分析事物的学术观念看重，那个都是不符合大法要求的，在“排神”基础上的观念。我们有很多同修、包括我自己，用了理论学习的思维学法，就可能会出现法理说的很溜，但并不一定我们真的认同或去实践，只是学理论而已。

我想到“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2]就觉得任何其它的思维观念、还有人中执着的东西，都无法比拟，非常快就感到求法心切和大法的威力把很多常人心都抑制住了，主观强烈的愿望要学“创世主的智慧”[2]，体会到真正学大法的感受。以前觉得自己还是有所保留，有常人心不愿意放下，所以空间场也不清。这段时间每天一讲、两讲的学法，都觉得不够，而且感到能量特别大。自己抑制常人心的能量也变强了，由此也悟到，如果通过学法我们能抑制住自己的常人心，这个能量打到体外来，就能对常人不好的思想起到抑制作用，对救人的效果是很有好处的。萌生了为了救好众生，我得有更强的抑制常人心的能力，将自己纯净下来。短短两、三天，我就有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师父说过：“人家也跟我说：你叫他们修的也太容易了。人就自己那点难，人与人之间就那点事呀，还有很多心还不能去呢！在惑乱当中对你的大法本身能不能认识还是个问题呢！”[3]我悟到，如果我们觉得自己不是太精進，但是好象精進起来又特别的挣扎，就要看看根子上的问题，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没放下，或者还没有真的意识到大法是什么。

学法中，我看到师父说：“我发出的能量场分布均匀，能量有针对性。”[4]，我明确主动愿意接受这种能量的心愿，由此我发现以前开始不好好学法、不爱炼功的我，也愿意学法炼功了，根本没什么挣扎或过度，是求法心切带动着我，觉得要快点装入创世主的智慧到生命中来，把人这面很多纠结的思路给顺过来了。

这时我想到了一个画面，上面是师父，下面是我们，我们

每个人都是容器，师父想把他的智慧给我们。如果我们每个人在不同层次上，都能把自己原来的一切思维方式倒空，师父给的智慧和威力才能装进来，然后我们才能真正成为大法粒子，和师父才能配合起来，才能符合标准的助师正法。如果我们抱着旧的或人的观念去做证实大法的事情，或者自己以前觉得聪明的思维方式，就可能不自觉起到抵触大法的作用。同时也包括我们大家对修炼本身的认识，比如“大家只要都动起来，就能怎么怎么样（好象人多力量大）”，我理解是需要我们大家在修炼上提高、互相配合好、走出来证实法，而不是变成什么公式性的东西。

说到思维方式，我举个例子，过去修道的人好像做事情要观天象，天象到了他动，天象不到他不动。但是在不信神的社会里，我们在为私的本性下，又灌输了“排神”的一切观念，我们做事是不管有没有天象的，做事都容易自己觉得怎么做好就怎么做，总是在自己的角度上看问题，也想不起来这个到底是不是符合师父要的，所以就看似在助师正法，但其实可能碰的头破血流。

我就由此想到媒体、各种项目碰到的困难。当然我看得也许不准确，但大体上我经常看到的就是我们同修都辛苦的在尝试用不同手法去解决，向外去找，这个办法、那个办法，怎么能把钱多赚来，一味的不知不觉钻到钱眼里去了。有的同修在项目中追求名、有的看不起别人、有的觉得自己想法对、有的生起对权力的执着、还很多人盯着负责人、人与人之间不信任。我体会到，其实我们就都是在用“排神”社会中形成的观念在行事，总在想自己有大本事、自己的想法对。当然问题是存在的，但是如果我们在碰到这些的时候，都能自己无条件同化法。试想你装入的是法，是创世主的智慧，你自然知道怎么做、怎么帮学员、怎么帮这个项目。很多事情是我们和另外空间的配合带来的，但我们要太看重自己的认识，就没法圆容师父要的

了。威德修上来，钱的问题自然也会越来越好，否则用尽办法反而适得其反。因为那是在利益的执着中向外找。

我想到了师父的诗句：

“觉者
常人不知我
我在玄中坐
利欲中无我
百年后独我” [5]

师父说“利欲中无我” [5]。我有了对这句话新的认识：如果我们在利益欲望的执着中求师父，是没有用的，因为师父根本不在那里。要不停的同化法，我们思维中同化法的部份和师父才真正能形成配合的关系。否则的话，你觉得什么想法好，可不一定是师父要。

带着这样的愿望学法，我就真的开始有看书看一遍一个样的感觉。第一遍带着虔诚的想学创世主智慧的心去学法，就觉得能量特别大，常人心都被抑制住了。每当有解不开的问题、让自己心烦意乱的时候，我就打开书，我就看，并没有去想这些问题能不能解决，只是有个基本的愿望想把这些心烦啊、想东想西的思路都赶快倒出去，腾出空来装法的愿望。真的不知道师父讲的哪句话就解决了我的问题，而且立竿见影。

交流这个是希望大家都注重学法，破除无神论、科学给我们形成的观念，不要抱着人中形成的观念和思维来学。旧势力就藏在我们原来的思维方式里，因为那一切本来就是它们这么安排来的。我们倒空自己，装入大法，那些不好的观念就结束了，旧势力可以藏身的地方就没了，救人的威力就会增强，邪恶就能尽除。

以上是个人层次所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九》〈二零零九年大组

约国际法会讲法〉

[2] 李洪志师父经文：《论语》

[3]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4]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一》〈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

[5]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觉者〉

安全关系到你、我、他

文：大陆大法弟子

（一）

大概是二零零二年，我去同修甲家，她接了个电话后告诉我：“那个人打错电话了，我告诉他要记住‘法轮大法好’，他很高兴。”

“大姐，你可要注意电话监控啊！”她望着我说：“你懂得什么叫监控！”

我笑了。《明慧周刊》上同修的文章中介绍了电话被监控的常识，千真万确。有篇文章叙述：因两个同修在通电话中用了敏感词句，不一会儿警车就来了，警察敲开了同修的家门，进屋后四处扫视……

甲不在家时，她的丈夫（同修）对我说，甲同修不注意安全，并让我和她说说这个问题。

甲原本就是热心肠的人，对促进整体提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掉队的、有怕心的、法理不清提高不上来的，她没有联系电话，也会想尽一切办法找到同修，在法理上交流，我们都很佩服她。可能她对恭维的话听多了，不喜欢听逆耳之言，她告诉我她要回老家了，不让我去她家了。我向内找：当时自己只是就事论事指出她不注意安全，并没有在法上交流。

师父告诉我们：“你的安全也影响到其他大法弟子的安全，所以这方面一定要注意，要重视，不要被旧势力的因素钻空子。

国外的很多学员看到国内大法弟子不注意安全，说不上话，干着急。不注意自己被迫害也要给其他人带来损失啊。”[1]

我流离失所两年后，带着孙女去同修甲家。二楼坐在平台上打扑克的便衣警察见我上楼，停止了打扑克，并注视着我，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是警察，未多想，到甲家办完事就走了。还有两名同修带个女孩刚到甲家大楼门口，就遭到盘问，此时便衣警察的手机响了，在师父的呵护下，同修上了出租车。

我曾经叮嘱甲不能在某个房间里做什么，如果用望远镜窥视那个房间，就会看得很清楚。有个常去她家的同修被盯住，警察说：“我们在对过，用望远镜观察一段时间了，我们白蹲坑了？！”他们确认这个同修常去甲家，便扭住不放。为此，这个同修被非法劳教，出来后，她对我说：甲说她家很安全，还说街道工作人员说她做的好，结果……

这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是另外空间操纵的，电话被监控那可就不是街道等说了算。他们采用对座机、手机、望远镜等监控手段，跟踪、蹲坑、手机定位等方法抓人，据同修说就在这一天，有三十几名同修被抓，有被非法判重刑的、劳教的。宇宙中有无量无计的人企盼得救，这是多大的损失啊！不能否认甲同修夫妇为证实大法付出很多，可这些付出能弥补得了这巨大的损失吗？

听说甲同修三件事做的挺好的，我深感欣慰。我默默的祝福她，不负师望：精進！精進！精進！

（二）

在诉江大潮中，我有幸与乙同修巧遇，她废寝忘食主动承担证实大法的工作，在方方面面给予我很大的支持、帮助，对我的促进较大。

初次去她家，手机开机躺在桌子上，陪伴迎来送往的同修。看样子这是习以为常了。我向她提出手机安全问题，她不以为然的说：“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这手机就是法器……”

我说：“注意安全不等于怕，忘乎所以不在法上。”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是要付诸行动的，对手机采取防范措施，用正念善用可称其为法器，否则就是窃听器、录音机。

迫害之初，某同修与另一名同修打电话挂机以后，电话铃声又响了，她拿起电话，却让她大吃一惊，电话里传来刚才她与同修通话的录音。

师父多次讲了有关安全方面的法，师父为我们大陆弟子操尽了心。只要是师父讲出来的就是法，不遵照大法去做，对啥事都满不在乎，自以为是，被邪恶钻了空子，抓住了把柄，就会给证实法救度众生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这些年血的教训很多了。

师父说：“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的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2]如果我们能够修出真正的慈悲，心系大法，心系同修的安危，心系苍穹无量无际亟待得救的众生，我想一定能修去那颗为私为我的怕麻烦之心。时时以法为重，以他人的安危为重。

修炼人能吃苦中之苦：临去同修家前半小时，取出手机电池；同修来到家中，把手机转移到其它房间；多走几分钟，去食杂店打电话与同修联系，回来时，再爬楼梯走进家门。这也算不上吃苦吧！修炼中无小事，做到才是修。

现在我去乙同修家，一进门，她就把手手机转移至其它房间。我建议她不要再用诉江公开的手机号码与同修联系了。她很为难的说：“师父会保护的，师父不会让我损失这 300 元钱的（便宜手机和卡的费用）。 ”

写稿至此，我想起迫害刚开始时，我用电话亭的卡与同修联系，有二、三次，我挂完电话忘记把卡取出就走了，那时资料点资金紧缺，我很心疼这点钱。可事后才得知，我市一次次的抓人，这其中就有我用卡与其联系的同修。由此看来，我遗

忘取卡之事也不是偶然的。

乙同修家不富裕，她的钱也是为证实大法所用。但现在只要资料点需要资金，都有同修慷慨解囊，换手机也是为大法所用。我是考虑整体安全，权衡利弊才提此建议。周边农村某同修的丈夫是较有身份的人，有时参加上边的会议。他听说：凡是当地诉江的大法弟子分开的手机号全都被监控了，还说现在他们诉江就先别动他们。

那个毒药在还没彻底的清理干净之前，你想让它不毒人，能办得到吗？不能因为环境的宽松而掉以轻心。

现有层次所悟，若有不在法上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洛杉矶市法会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不要松懈精進的意志

文：大陆大法弟子

前段时间和同修交流中，发现我们不同程度的出现了松懈的状态，有的甚至沉迷于事业或男女之情中不能自拔。我心中万分痛苦，求师父点化，不为自己，只希望能帮助处于消沉状态的同修。

师父说：“因为人类社会就是苦难与利益享受并行的世界，人生就是有很多的苦难，无论你有多少钱、什么样的社会阶层。因为痛苦会使人难过，从而人自觉不自觉的就会对抗苦难，目地是想活的幸福一些，因此在追求幸福中人就会形成如何使自己不受到伤害、如何好过、如何才能在社会中出人头地、功成名就、如何能获取更多、如何成为强者，等等。为此，在有了这些经验的同时，也就形成了人生的观念，经验又在实践中使观念变的顽固。”[1] 十几年的迫害使同修承受了太多的痛苦，对抗苦难的观念是消沉的原因之一。

师父讲：“其实人类社会的理在宇宙中是反理。人有难、有痛苦是在为人还业，从而有幸福的未来。那么修炼的人就要按照正理修炼。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消除罪过、净化人体、提高思想境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是大好事，这是正法理。”[1] 师父的法理讲的如此透彻，可为什么对抗苦难的观念仍如此顽固呢？我悟到是基点。师父讲过旧宇宙的基点是为私为我的，而你们要成就的是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为私的基点使我们即使闻到了法理也不愿放弃自己想要的。

在师父的点化下，我开始从思想的本源转变基点，发现一切都不一样了，所有的一切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心中不再有痛苦的承受和长久以来的疲惫感，而是充满了慈悲和喜悦，以前一直困扰我的各种执着，比如妒嫉、贪图安逸、怨恨、对名利的执着等，马上失去了得以生存的基础，从最微观处解体了，表面的执着表现也烟消云散。当我再去做三件事时，就象炼功一样，完全是随机而行的，全部是溶于法中，神圣慈悲的。

当我再翻开《转法轮》时，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美好的宇宙世界。学法中，全新的法理不断的展现出来，以前学法时领悟的法理几乎全部改变了。师父的点化下我看到了新宇宙的演化运行机制，师父说新宇宙将不再有灭了。为什么能这样呢？我悟到，因为师父告诉了我们要舍，告诉了我们要向内找，使我们能放弃一切自私的念头，所以才能回升，才能不走向灭。如果站在旧宇宙为私为我的基点上，是绝无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才能真正在向内找中舍弃一切不纯，达到生命的回升，以至永远的不灭不破。所以我们的修炼，绝不止是个人的圆满或自己所在天体生命的得救，我们真的是在证实法，实践着新宇宙的圆容不破的机制。

我的修炼状态经常时好时坏，看到师父的新经文或者看到特别精進的同修就好一阵，坚持不了几天又松懈了，经过剜心透骨的向内找，我看到了自己思想深处的有求之心，求圆满、

求解脱。个人领悟：师父给我们安排了这条神圣的正法修炼道路，不是百米冲刺，而是在真善忍大法的带动下自然运行，一切都是圆容如意的，不会是以追求个人解脱为目的的，而是要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

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点化并加持我写出此文。弟子惭愧，将这一点微不足道的心得写出来与各位同修交流共勉。合十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三》〈越最后越精進〉

主动同化法 不再固守自我

文：大陆大法弟子

最近在我们学法小组发生了一件事情。A 同修在向学法小组其他同修讲述她自身存在的问题时，所有的同修都不约而同的给她指出同样的问题。可是 A 同修似乎并没有理解，还是坚持说她自己的想法。后来 A 同修一说话大家就打断她，同时她们都对 A 同修说一句话：“我们这么说是为了你好。”

这个情景触到了我的内心里，大家说 A 同修的时候，那就象一个情景再现：A 同修就是我，其他同修们就是我家的常人亲人——我爸妈、妹妹和我老公。不管是得法前还是得法后，我的家里人就是这样说我的，而且除掉法的部份，他们和同修说出的话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当时 A 同修说了一句：“如果我内心不想改，你们再说也不会改变我的。”这个就是我常常对我爸妈说的：“我就是这样的人，你们为什么不理解我？”包括得法后，仗着自己得法了，更是不愿意面对以及改变以前所存在的问题了，借着修炼把自己的错误掩盖掉。因为我觉的我都是得了法的生命了，我比他们都高，比他们都更幸运，怎么还由他们常人来说我呢？我也不能被常人左右呀。

学法小组发生的事让我好象突然间看懂了一切：其实我恨我的父母，我恨我妹妹。从小我就觉的父母偏心妹妹，因为她

开朗活泼、会说话，讨人喜欢，成绩又比我好，大家都喜欢她。后来我就恨我父母怎么教育孩子的，这么明显的偏爱，啊，对我的成长是多大的伤害啊！如果不是修大法，我真不知道这是妒嫉心。我对我妹妹妒嫉，恨我父母。

所以我现在能理解为什么我一对妈妈或妹妹讲真相的时候她们就特别抵触，因为我带着对她们的恨去说的，基本上起不到任何正面的作用。旧势力其实是利用了我的这种执着，在我得法后她们去修了什么乱七八糟的法门，得不到大法。还有，旧势力利用人世间这个邪党的邪恶，其中之一就是煽动人类的仇恨。我在人世间的这三十多年中，邪党文化加强了我的这种恨，把它变的更极端、更自私了。妈妈说的“我是为你好，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让我一直感觉她看到的是我表面所存在的问题，但是没有看到深层的问题，所以不管她怎么说，总觉的没说到我心里去。而我也很着急：“你为什么就还没说到点子上呢？我想听的呀，我等着你说出来呀，你怎么还不说出来呀？”

修炼大法后，我常常有一种感觉，觉的自己的两只脚并没有踩到地上，一颗心飘来荡去的。我很想百分之百的信师父信大法，可是我的脚就是踩不到地上。为什么我就是不能把自己完完整整的交给师父呢？为什么就差那么一口气呢？我现在悟到：师父可以为我们做任何事，但是只有一件事是师父不能做而只能我们自己做的，那就是“我们自己真的想改变自己”。师父常常举生病的人那个例子，那个病人总是想我炼功师父就会把我的病治好的，就差这一个念头，最后他还是死了。我觉的我就差在这一个念头上：我不想真正的改变自己，就等着师父来度我、为我做一切。那么再往下挖一下，那个东西是什么？就是“私”。

原来妈妈不是只说到表面，她已经说到实质了，唯一需要我做的就是我那个念头动一下：“是时候该改正了！”但那是

做常人的时候的事情。现在修炼中，师父已经为我们做了一切一切，为我们承担了历史上的一切了，而我却固守着那一念，不愿意改变，所以总感觉没有把自己完完整整交给师父。

同修也并不是没说到实质，而是已经说到了，差就差在 A 同修自己想要改变的那一念了。那么多人都说“我说的话是为了你好，你怎么就不听呢？”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说？而且不论是同修还是常人为什么都说差不多的话，是偶然的吗？肯定不是。他们说这个话的真正原因是他们看到了我身上存在的问题，给我指出，可我却不同意，不想改。于是，在这种“坚持自我看法”和“别人给我们指出问题所在”的矛盾中，“恨”就这样产生了。

作为一个旧宇宙的生命，“私”是属性，表现出来可能是目光狭隘，只会坚持自我和自我认为对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常常非常自然的认为自己这个、那个认识是对的，一种很自然的状态，不觉的有任何不妥或不正常的。就是因为这样，当别人给我们提出不同的看法、认识、建议等的时候，我们就会接受不了，无法认同。可是我们也没觉的在坚持自我，因为那已经是一种状态了，和呼吸、吃饭、睡觉一样正常。

可是修炼就是要去掉这种我们根据自己旧有的标准认为的“正常状态”的，那是旧宇宙的属性，是“私”的属性。假如我真的发自内心的想改变，那么我就会去努力做到，就在主动的同化法；一旦我主动愿意改变了，那么别人给我提什么建议，我就愿意去听、思考、接受；也就是说，当我主动接受其他人的建议时，我是不可能产生怨恨的。一切说白了，就是我们不想改变自我，固守自我的认识，也就是旧宇宙的生命固守着旧宇宙的属性。一旦真的去掉了那个“私”的属性，我们就将不再是败坏后的旧宇宙中的我们。也许那个过程会非常艰难，但“破茧成蝶”后的蝴蝶才能飞起来、风雨过后才会见彩虹。

最后我还悟到：有执著心不可怕，可怕的是意识不到执著

心的存在，甚至是意识到了仍不愿去改正。伟大的师父慈悲于我，让我看到了这种阻碍我去掉执著心、固守自我的执着物质。当我开始去它的时候，我就不再那么害怕自己有执著心了。以前我总害怕自己有懒惰心，害怕自己色欲心重，害怕自己这个执着、那个执着，现在我对这些不担心了，甚至没什么好想的，只要做到修、能去这些东西就好了。修炼就是要把深层次的那个自我挖出来，清除干净，挖那个自我的方法是对照大法向内找，而向内找的源动力是自己真正的想在法中净化自己。

当我悟到了这一切之后再学《转法轮》时，就象在看一本新书，从来都没看过一样，法理不断的展现在我的眼前。

学法体会：认识到还要做到

文：大陆大法弟子

前些时候，我觉的自己找执着时，往往是在一个问题上认识到了，就打住了，又去认识别的问题，只是在认识上下功夫了，也就是找到了没去做到。发现这点之后，我就把住一点，在一个问题上下功夫，扎实的去修，去做，争取做到位。这样一段时间之后，真的很有成果。

我体悟真的做到了是有感受的，达到了法的一层标准，是有突破后的感受和突破后的状态的。

以前跟同修在一起，尤其有刚认识的同修，自己好象必须在法理的认识上得表现一番，恐怕别人把自己看低了；有了实修的体会之后，我就进入另一种状态，同修说什么，我能认真聆听，能找自己，也就是能沉的下心来，不再做表面文章了，因为我明白了衡量的标准是法。

我对师父的信和修炼的信心不是来自做梦或开着修什么的，是来自于学法，在法中能看到层层法理和感受到自己的提高，这是实修得来的。

看到有同修说在信师信法上打折扣，我想我们找执着是否

只是找到了，而本质的改变上还不到位，如果找的很表面，还得接着一层层找下去，就是找到根子了，达到不同层次，可能还得有个修的过程。

我明白了，执着找出来，还得抑制住，修到位。有时一颗心，就历经了多少年的反复摔打，直到一天，在学法时，法中的一句话点给了我，我知道走过了这一步，明白了吃了这多苦是为了什么、修得了什么，也明白了师父一直在身边呵护着我，但是路必须得自己走，自己去悟道。真正体会到了师父所讲化成了真实的时候，体会到了同化法的一层内涵，这时，从内心里发出的对师父的信和感恩无法形容。

我体悟，我们以救度众生为主线，在救度众生中，不断纯净自己，纯净到符合法的一层标准时，法会点给我们。学法和实修不是分离的，实修的结果会反映在学法中，就是学法中会有反应，我觉的认识到这点，在修炼路上，可能走的更快，就是我们要以法为衡量的标准。

我觉的有的同修长期纠结在路途的出发点而不知，比如谁谁昨天说话刺激到我了，今天认识到了，写篇文章发表了，又出了显示心，明天又去显示心（举例说这个意思，不特指谁），时间就耽误在这上了，这本身没错，是说走得太慢，好象在原地踏步，应该快速前进，时间真的不多了，谁说我好不好，交流文章的发表不发表，都不是衡量的标准。这时，我们可能觉的自己修的挺好，执着也找了，文章也发表了，实际与法的那个层次的标准要求还有距离。我觉的有的同修就是因为有这个良好的感觉，而又没看到法的展现，才出现了很多问题，有的同修懈怠、在信师信法上打折扣，就有这方面原因。

我体悟去执着关键是做到，不是找到，找到是出发了，做到才达到目的地，如果不做到，只是一味的找，也就成为走形式了，把我要做到变成我做到了，这是实修了。

放下根本执着后的升华

文：海外大法弟子

在师父发表《二零一五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后，自己认识到了修炼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找自己，无条件找自己。最近我找到了制约自己提高，得不到高层次的法的根本原因，是执着“自我”，这个东西表现的很微妙，难以察觉。我知道不从根本上放下“自我”，就谈不上“无私无我”，也修不出慈悲。换句话说，不能完全从旧宇宙生命特性中跳出来，就不能完全同化大法。

以前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很肤浅，后来我发现“自我”这个东西很顽固，迟迟去不干净，最近我找到了它是我“根本执着”的东西。那是怎么找到的呢？

我们区有一位老年同修，是七二零以前，在生命垂危时得法的，现已是老年大法弟子。她对大法、对师父、对救众生的坚定，我是自愧不如。在诉江中，我帮她打控告信、寄邮等，这样我们接触的多了一些。最近，她的身体受到一些干扰，这样，我有时间就去看看她，顺便帮做点啥，有时交流交流，我觉的自己做的挺好。

一天，我在她家刚要走，另一位同修来了，我跟这位老年同修说：“来的这位同修我认识，她很善良。”我话音刚落，老年同修马上说，“不是善，是慈悲，是她的慈悲感动了我的心。”看到老年同修的神态、语气，我感到了善的力量。那位同修对这位老年同修就象亲人一样，她很简单的几个动作，很让我感动。

回家后，我对照自己，找到了差距，我自言自语的跟师父说，师父呀，弟子明白了，善不是说出来的，是做出来的，是修出来的，说着说着自己就流泪了，悟到了这是师父的慈悲安排与点化。

过两天，我跟这位老年同修交流时，想到师父说的“语气、

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1]，我说：“前二点我做的不好，只讲道理，很难让人接受。”老年同修说：“你终于发现了你的问题了。”

我明白了，这是我很久就存在的问题，追追根源，是什么问题？原来是“自我”，在“党文化”的灌输下，思想扭曲，观念变异，女人没有女人的贤淑与温和，很强势，不知不觉表现出居高临下，自以为是，“党文化”的表现，旧宇宙生命的特性的东西：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的心。如果不从根本上修去它，不倒出这些脏东西，旧宇宙的理就没完没了的制约你，它就不让你上来，就是升华不上来，自己感觉提高的很慢。

这次我认识到了“自我”的严重，一定得放，一放到底。抽时间，我还去这位老年同修家，但我改变了态度，放下了“自我”，看到什么活就干，啥想法也没有，她咋说我就咋做，不是要改变别人，指责别人，而是用善心关心别人，修自己。

前几天，这位老年同修跟我说，“这些天我在找自己，有很多的执着心，我在放，逐渐的都放下。”我听了很开心，我俩都笑了，我们都体会到了善的力量。从这件事上，我放下了这一执着“自我”的心后，我从心底生出了一种善，同时感到空间场都在变，意识到了自己的提高与升华。

同化了这一层的法后，真正把自己当成粒子。在随后师父的点化中，做了一件很简单的事，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一位同修在过关中，压力已到了极限，但我不知道，我和另一位就想去看看她。见面后，她滔滔不绝的讲起她发生的事，我没有象过去那样，一味的用自己对法的理解强加于人，而是发自心底去理解她，很平和的谈了自己的认识，时间差不多，我们就走了。

第二天，她问我为什么去看她，我说不知道，应该是师父的安排吧，我们只感觉你好象有事。然后，她说是因为我们去

了，使她改变了错误的选择，没有出现后果。她说，我们走后，她站在师父法像前，满面泪水，感谢师父慈悲，师父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弟子的修炼，关键时刻师父安排同修来。她知道自己错了，关过了，一切都变了，象没发生事一样，她说：“太神奇了！”

通过这段时间的不断提高，我认识到修好自己是责任，明白这一点，为私的心就弱了，为他的心就强了。当我们符合哪一层次的标准，师父就安排哪一层需要做的事，如果达不到那一层法的要求，就是该做的也做不了。

修炼中不断的实修自己，不断的放下执着心。现在我感受到真正放下“自我”的轻松，感受到善的力量，认识到修好自己是责任，渐悟到无私的一些内涵。向内找在修炼中形成了习惯，自己遇到问题向内找，整体遇到问题也找自己，结果就是不一样。

体悟到境界升华的同时，师父的法理就不断的给展现。师父说：“到了高层次上就简单了，没有了修炼的概念了，只有消去业力的概念；再高层讲的是一切麻烦只为了铺上天的路；再高层什么消业呀，什么吃苦啊，什么修炼哪，没有这些概念了，就是选择！宇宙的高层次上就是这么一个理，看谁行就选择了谁，这就是理”[2]。

过去所遇到的关和难，或者是跟谁遇到的冲突、纠葛、不愉快呀，这个心、那个执着呀，都变成了感佩的泪水，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感谢师父给铺好的成神之路。

以上一点感悟，如有不在法上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清醒〉

[2] 李洪志师父著作：《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

看《神韵录像严禁带到海外》有感

文：大陆大法弟子

看了明慧编辑部发的这篇《神韵录像严禁带到海外》的文章后，真的有点儿悲凉的感觉，又是一起大陆同修不听师父的话，我行我素、干着干扰和破坏神韵演出效果的事却又借口十足、起着旧势力想起都起不到的破坏作用。

【编注：还有的大陆同修把神韵光盘发给海外华人，造成有些海外华人在海外看神韵大陆光盘，还对花钱到现场看神韵演出产生抵触。这也是干扰和破坏神韵的行为。】

这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做法，真的是活脱脱的党文化行为。而这种行为在大陆俯仰皆是，只是在大陆邪党文化的环境中，见怪不怪而已。

记的，当年师父讲过：“那么一旦你拿到书之后，大家在各地传的录像带就要把它销毁掉。”[1]有的同修就不销毁，理由是不传播、自己看，身边的同修都曾经提醒过这样的同修，可这些同修都置若罔闻、我行我素，事到如今，这几位同修都病业缠身，生活几乎不能自理。不是说这种行为就一定会造成病业缠身，可不听师父的谆谆教导，就为日后留下了一个旧势力迫害自己的理由。这种个人病业状态造成的身边的亲人对大法的误解，也已经给证实大法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了。而大陆同修又把这种类似行为出口到海外，破坏着海外的修炼环境。

如果，真的因为这种行为，造成大陆看不到神韵录像了，谁能承担起阻碍救度众生的责任？谁敢承担起阻碍救度众生的责任？

最后，以师父的一段法共勉：“不听我的话，不能按着大法要求做的能是我的弟子吗？这不是在和大法对着干吗？这不是破坏是什么？弟子们呀！你们不能总是我指出这些事时你们才认识到，其实法中都有，为什么就不多看书呢？我建议人人都放下心来看十遍我写的你们叫经文的《精進要旨》，心不静学法是没有用的，静下心来学。”[2]

以上是自己的看法，话可能说的重了些，有不妥之处，请同修见谅。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美国西部法会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猛击一掌〉

走出家门去救人

文：河北大法弟子

曾经的我在痛苦中挣扎，曾经的我生活的无助、迷茫、无望，是师父救我出苦海，给了我生命的一切，修炼的路上，我将谨遵师命。

一、救人的愿望

师父在法中告诉我们：“救人是大法弟子的责任。”[1]“目前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救度众生，多救人！这就是最大的事情。”[2]从师父的讲法中我知道了对于大法弟子来说救人有多么重要，多么急切，是必须要去做的。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要走出家门去救人，一定要去救人，去履行使命，去兑现誓约，不能再麻木，我要告诉人们法轮大法是多么的好，我的师父有多么伟大，对法轮功的迫害是错的，三退才能平安，不要相信中共邪党的谎言。而要让人真正明白真相，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面对面的去讲，在我的心中，走出家门去讲真相，那种渴望是如此的强烈。

但是，仿佛有一座大山，挡住了我前行的路。

二、自身性格局限及障碍

我不知道，在历史上有过怎样的因缘，旧势力又做了怎样的手脚，简直就是要置我于死地，让我无法走出去的那种因素在障碍着我。从小我性格非常拘谨，为人处世很僵化，很难和人沟通，表情都是僵硬的，不会开玩笑，说话爱脸红，去不

熟悉的环境或者和陌生人在一起我的手脚都不知道怎么呆着，弄得别人也很尴尬，非常羡慕他人的洒脱，在人群中，我不是主角，别人说话，我只有倾听的份，我自己不会找话题。在自卑的同时，我又有一颗高傲的心，敏感而自尊，好面子，不愿将真心展露，而是层层包裹起来，怕被伤害。负面思维很重，什么事都爱往坏想，怕这怕那，怕讲真相被举报啊，怕讲不好被人笑话啊，对谁都心存戒备，不能敞开心扉。修炼路上我走的步履维艰。很小的事都会让我发愁、让我苦恼，让我当成大事，让我什么都干不下去，我的生命中的好多时间都被浪费过去了，没有效率。这一切，障碍着我，让我无法达到一个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让我无法走出去面对陌生人讲真相。

三、学法，实修自己

师父告诉我们：“千万不能忘了你们是一个修炼的人，你们有了修炼的这个基础才能去救人，有了修炼的这个基础、正念强了，才能救得了人，才能做了这件事情，所以不能忽视个人的修炼，到什么时候都是一样。”[3] 向内找，我意识到，我修炼的路没有走正。只是满足于我修炼了，身体好了，比以前心胸也宽广多了，能做一些救人的事。可是还有许多该修去的执着，没有去修，在救人上也未达到一个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

于是调整自己的心态，不再心浮气躁，静下心来学法。在不断的学法中，也向内找自己的问题，发现我还是太执着于自我了，根子上还是自私，大量的学法后，我不再太看重自己性格上的那些弱点，师父既然选择了我当大法弟子，就有我走的路。我在心里彻底否定旧势力对我的安排，我只走我师父为我安排的修炼路，对于那些执着，那些存在于我身上的不合法的一切，我不会再姑息它们，我会从一思一念中分清它们，努力去除它们，我今生能当大法弟子，我有了这宇宙中最大的殊荣，我还怕什么，我还有什么可自卑的呢？我的一切是师父给

的，没有师父的赐予，我什么都没有，我又傲什么呢？没得法的众生，他们是等待大法弟子救度的生命，大法弟子不救他们，他们连未来都没有，我在他们面前还有何拘谨，为啥胆怯呢？众生等着被救度，我怎么还可以浪费时间，怎么可以还陷在自我里？从法中我知道，新宇宙要求的是“无私无我”，从现在起，我将去除一切私心，让自己成为同化法的生命。

我能做的，就是多学法，将自己溶于法中，用大法洗净自己的污浊，用纯净的心去救人，去兑现誓约。师父告诉我们：“不管怎么样，作为一个生命来讲，得自己说了算；你想修、你想要、你想做，你不想做、你不想要，那都是个人说了算”[4]。我想要的就是师父让我做啥我就做啥，师父让我救人我就去救人。

静心学法，我的心不再迷茫。

四、机缘，师父促成

一次当地的法会上认识了一位外地来的同修大姐，性格开朗，为人大方，说话干脆，她去讲真相，我跟着去了一次，在一旁听着人家怎样和陌生人搭上话，老弟、大姐呀什么的，同修开始的自然亲切的称呼一下拉近了和众生的距离，然后她怎样一下子切入话题，怎样主导着局面，怎样让众生放下顾虑，随着大法弟子的思路走，我都默默的在心里记着。可能一时还学不会，但我对面对面讲真相已不觉的那样遥不可及。

之后，由于性格中有那种拖拉的因素，还是没有走出去讲真相，直到二零一四年的最后一天，放假在家，当地下了好大的雪，同修来找我，说出去走走，我穿上平底鞋，什么都没考虑，很自然的和她一起出去了。我们一起走在厚厚的积雪上，向每一位能说上话的路人讲述着法轮大法的真相，过程中忘记了怕，没有了拘谨，没有想谁会举报什么的，只是不愿错过一位路人，这也成了我讲真相的一个开端，从此，我开始了我的面对面讲真相。

真希望能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带一带还没走出去的同修，对于我，如果那天同修不来找我，我是不会自己出去的。

五、用心去救人

（一）救人要放下自我，持之以恒

如果有太多的自我，太多的人心，很难走出去讲真相，也许会想今天太累了，不去了；明天状态不好，不去了；后天天气不好，不去了……家里的事，单位的事，妈家的事，婆家的事，大人的事，孩子的事，什么都能挡住我们的脚步。大法弟子，时刻不能忘记的是自己的使命，大法弟子就是要救人。

我是上班族，经常利用上下班的路上讲真相。尽量和同事在路上错开几分钟。早去一会儿或晚出来一会儿。

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都不要打退堂鼓。都要克服困难走下去，累积起来救人的数目就会相当可观。不要错过救众生的机会，不要让自己后悔。

（二）用最真诚的心去讲真相

还是那次的雪天，我和同修分开来，在马路的两侧分别迎着有缘人。我看见了前边一个年轻男子扛着一个大包（雪大，出租车很少）在有力的走着，我鼓足勇气追上去，喊住他，你好！他停下来看着我，满是疑问，问我什么事，我说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现在知道，一上来就这样讲不太合适）他说，没听说过。我说中共是一个腐败的党，现在有一亿多人选择退出中共组织……他说我什么都不信，为什么跟我讲这个？我一字一顿的大声告诉他，“就是为你好！希望危难来时你能平安！”我当时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为自己不会表达，他若不退，以后也许他再没机缘上哪退了，而三退对他来说又是多么重要啊。他一下子表情很严肃，仿佛什么都明白了，他说：“我退，我是党员。”我说退是得需要名字的，你告诉我一个名字，用化名也可以，他说我叫某某某，就用真名，不信拿身

份证给你看，说着就用一只手扶着包，一只手去上衣口袋里掏身份证，我说不用掏了，我信，记上就行了。过程中那个大包一直还在他的肩上。当时刚刚讲真相，还不会说，但我有一颗最真诚的心，就是为他好，所以很顺利的就退了。

一日我和卖碗的俩口子简单讲了大法真相，送他们真相小册子希望他们回家好好看看，他们很珍惜当时就迫不及待的看起来，一位在旁边看碗的老者和我们一起离开了那个摊位，顺路就一起走了，那是一位看上去很正直的学者样的老人，也一定经历过中国大陆的多次运动，虽是萍水相逢但我看出来老人在替我担心，我首先为老人的这份善意表示感谢。我告诉他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十六年前，我身体生病，医院治不好，是修炼法轮功使我有了健康的身体，修炼后，我没吃过一片药，可什么病都好了，中国人讲“点滴之恩，当涌泉相报”，救命之恩，我是无法回报的，我只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大法的真相，不要被邪党的谎言蒙骗，法轮大法是佛法，谁站在中共一边迫害大法弟子，谁就没有了未来，告诉他人真相，就是希望人们能辨明正邪，拥有未来。作为晚辈，我真诚的向老人谈着说着我的见解，解答着老人的疑问，并倾听着老人的看法。老人说到了中共的许多次运动如何整人，这个党怎样邪恶，老人还是觉得“胳膊拧不过大腿”，为我一个弱女子却敢到处说法轮功好中共不好而表示他的担忧，一路的交谈，感觉就像是亲人之间的交谈一样，我告诉他邪不胜正，别担忧，您等着，您能赶得上，历次运动不都是平反了吗？法轮大法的真相也会有大白于天下的那一天，到时别忘了，您有个侄女也是修炼法轮功的。这时老人激动的举起了一只手一挥舞，（只用一只手把着车把，）他说，那一天，我一定放鞭炮庆贺。

我在我的层次认识到，真诚才能打动人，如果我们自己都不真诚，有完成任务的心啊，对方是会感觉到的，就不容易劝退了。

（三）去除人心杂念，用最纯净的心去讲真相

在讲真相的过程中，要注意保持心态的纯净，真相讲的顺利的时候，如果欢喜心出来，马上干扰也会来；如果讲的不顺利，对方说什么也不退，急躁心就出来了，忘了自己是修炼人了，也不行；如果觉得自己讲的好，向谁去显示，或者心生显示心，那同样影响讲真相的效果。要时刻知道，自己只不过是跑跑腿，动动嘴，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自己应该做的，不做反而是违约，也就没有什么可骄傲可显示可欢喜的了。

讲真相也不要分别心，一次在集市上我碰到一个女的，穿着打扮很另类，也很变异，但她就在我跟前，我不想错过，跟她一讲，她没有任何犹豫就退了团队。我差点让自己的观念阻挡自己错过有缘人。救人更不能带着怕心，自己这里都胆胆突突的，怕也会传递给众生，阻碍着对方得救。我的怕心之重真是少见，但我没让它挡住我，识破它，怕不是真我，在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中很少有怕，当然前提是要保证学法，如果学不好法，各种人心都会出来，包括怕。

只要我们心态纯正，现在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好救了，因为大法弟子做了这么多年的铺垫，许多众生就是等着大法弟子去救他们的，等着捅破那层纸，即使不很明白的，最多说个不退，也不会生什么举报的恶念的。

我自己感觉很神奇的是，我的拘谨，我的胆怯等等性格弱点在生活中还有，但在我就面对面讲真相的时候，竟不明显，能很大方的很自然的去讲，我知道是师父帮了我。也遇到过被人噎得时候，自己调整自己不要激动，就当成好事，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归正，一切都当成提高的机会。

结语：救人使我感受到快乐和充实

救人的过程中是要付出，要吃苦，要承受，但同时也收获了快乐，其实作为大法弟子，自己该做的如果不去做才是苦的。法轮大法赐予我善良端庄的面容，我不再苦恼我性格中的弱点，

我也正在走出自我封闭的性格。

感恩师父给我一切，谢谢师父赐予我修炼的机缘，我相信，听师父的话，路会越来越宽。

注：

[1] 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一四年旧金山法会讲法》

[2] 李洪志师父经文：《各地讲法八》〈二零零七年纽约法会讲法〉

[3] 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一二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

[4] 李洪志师父经文：《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

到农村讲真相的经历

文：大陆大法弟子

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刚开始讲真相是步行，后来骑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开车、三轮车到百公里以外偏远的空白区去讲。

我们先查看地图，到过的村庄做个标记。刚开始白天做的少，一是有上班的；二是不敢讲。多数是晚上出去发资料，贴不干胶，挂横幅、用自喷漆写标语，涂抹、清除邪党标语。晚上农村狗比较多，有些人会把你当小偷对待。有一天晚上我们到了一个三百多户的村庄，分头发放，接近发完时，有几个人吆喝着“在这里，干什么的”。手电灯光不停的在我身上晃，我和一同修被他们截住。我随手递上一份资料，说：“大哥，看一看吧，做好人的，请了解一下大法真相，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啊，做好人，保平安，行。我以为是干什么的？”我马上给他讲大法真相。他和其他三人也接过资料，用真名退出了团队。

从此以后，我们就改为白天讲真相了。这些年的讲真相，尤其到边远地区，感觉骑自行车用的时间比较长，电动车路远

电不够用，汽车比较招眼，耗油多，费用较高。四、五个人骑三轮摩托车，开车一次的费用，三轮车可用五次，而且农村家家几乎都有三轮车，停车方便，不容易引起人的注意。

去年五月份的一天，我们到一村庄后，两个人从村后头发，另两人从村前边发，碰到人就讲。有电脑、或 DVD 并送上神韵光盘。村中心大街人比较多，讲退的人手持一册在看。此时一辆警车向我们开来，距我们三十米左右下来两名警察。同修开着三轮车慢慢的向村外走去。由于自己心性不到位，达不到救警察，只能绕开，我和一同修迅速向右拐，路过清扫人员，当时也有点怕，我俩一边向村外走，不被其所动，碰到的人照样劝三退，村口劈木头的俩口子还让我们到他家坐会，我俩顺便到他家上过厕所后，离开了村庄。我们远远的看到那辆警车在我们走过的胡同口缓缓的转。只要我们心系众生，师父一路呵护。有惊无险，就是针对自己的怕心来的。

二十多天后，我和一同修又来到了这个村庄，天刚下了一场小雨，我们带的资料比较多，碰不到人就在门口放一份，都用自封袋包装，免得雨湿、弄脏。我俩在中心街分开讲。一名男子大声招呼，叫着我给那个讲真相的人的名字，“某某你叫那个女的过来，她和谁来的？”我想，不能绕开，面对吧，我走到他跟前，掏出一本小册子递过去，说大哥看吧。“我不要这个，你有那个碟吗？这个我有一本，不知谁给我放门口里。”手指着光盘说：“我就出来找这个。”我给大哥讲三退，他让周围的人都退出邪党，大骂邪党坏透了，说你到我们村发、讲、贴没有管的，贴去吧。他们看着我在周围的线杆上贴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贴完后，我找同修，他们急忙帮我去找，比我还着急。明白真相的世人多可贵啊！当时我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我们一、两个人出去讲真相就骑摩托车，一路发正念、背法，纯净自己的思想，碰到人就讲、每到一个村无论是看孩子的、在门口乘凉的、三、五个人聚堆的，打扑克、打麻将的、

成群的人越多越好，每条街都穿过，把神韵光盘、《九评共产党》、小册子、护身符，送到世人手里。五、六个小时回家，劝三退人数多则一百六十多人，少则六、七十人。

诉江大潮鼓舞人心，我们劝退的人数就更多了。8月初，有一个礼拜连日下雨，下雨天真是个好救人的好机会，一天我们到了百里外的一个村，刚进村就下雨，村头一家开着门有两个人“三退”后，让我们到那家避雨，一会男主人出来我们跟他讲真相，他不接受，但不是那么恶，老回避，你们避雨行，其他别说了。另一位说他当过村干部，是党员，可是由于我的慈悲心不够也没能救了他。我们一看便离开这里，三退过的其余几人一再挽留。

我在雨中推着摩托车，隔着三个门一位六十多岁的大哥招呼，到这避避雨吧，上哪去？我推进摩托车后，大哥很礼貌的让座，彼此象亲人一样，我和同修给大哥讲真相做了三退，在此避雨近一个小时，从自焚、藏字石、高官落马、活摘器官，起诉江泽民。大哥对真相了解的比较透彻了。雨停后，我们把摩托车放这里背上资料出去讲，此时大街上、胡同口、门前乘凉的人很多，世人都争要资料，有的还叫邻居快三退，人很多。虽是雨天，可我们三退的人数比平日都多，师父把有缘人都带出来了。

前些年，我们刚开始出来发资料时就怕门口出来人碰到，现在盼望人家从门口出来好给他三退，多大的变化呀！

【修炼交流摘录】

◇在我修炼一年多时，大法遭中共迫害。我的第一念：大法是正的，谁也打不倒。便衣警察到炼功点上记名时，两个炼功点都没记我，以后我家就成了保护大法书籍和资料的安全宝地，一直到今天。迫害开始时，我的正念是：决不能让警察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师父说：“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

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转法轮》）一天碰上片警从北京绑架回一名大法炼功点的辅导员，路上主动和片警打招呼，我说大法弟子都是好人，片警没吱声就走了，我又喊，你看你们把大法弟子王斌都弄死了，他站住了，愣了一下说，你会不会也是学大法的？我什么也没想就回答说：“我学不学大法无关紧要，大法弟子是好人。”他什么没说走了。大约在二零零三至二零零四年间，我去了北京，我写了四十余张“法轮大法好”的粘贴，贴到了天安门广场、长城、东站、纪念堂。当时岗哨很多，我把“法轮大法好”的粘贴贴到了毛××纪念堂的走廊和立柱上，这是正念的威力，是师父保护的结果。我七十六岁，已是古稀之年，通过我修炼前后的变化，我周围的人更对我尊重、羡慕，因此，亲朋、好友、同学、同事都认可大法，有的走入修炼，基本上都做了三退，他们有的是教师、法官、工程师、记者、退休市长、书记等等，在一起聚会时都主动的说，法轮大法好！我们当地大法弟子少，发送真相资料也有局限，我从未觉得自己年龄大，经常自己到车辆聚集的场所专门往车上送。十几年的修炼，真正体验了法轮功这部书真是一部天书，谁修谁得，勿需强求，一切体现在法中，以上是我个人修炼的体悟。

——《乡村中学校长的修炼故事》

◇我接着跟她们讲天安门自焚伪案：人都烧焦了，头发还好好的；人都烧着了绑在腰上装汽油的雪碧瓶还好好的，气管切开了还会唱歌，这是违背常理的荒谬之谈；起火到灭火才七分钟，把上空，低空，前后左右，有远有近的距离镜头一切全都拍到，这怎么可能呢？我给你们照个像摆摆样子还得两分钟呢！他们是不是摆好了在拍电影啊！她们都听呆了，说一句“有道理”。从那以后，我天天忙着跟有缘人讲“自焚伪案”，两个夏天给农村卖菜、卖瓜的农民一批一批讲真相，拿着我给发的资料人数非常可观。我顺着老百姓的执著，我买什么菜都不挑不捡，自己带塑料袋买菜。还有市场上的买卖人都很尖，他

们有个共同特点，不管剩多少菜他们都说一句话，算完钱后都说那一毛钱不要了，其实他们都在撒谎，我利用他们的执著，总是把一毛钱还给他，他就会说一句，你真是个好人。我自带塑料袋买菜，他们会说一句，你真好，别人有时还套几个呢；还有时候少我一毛钱我也不要。我利用这优势，讲真相越讲越宽，在大都市讲了九个市场，有缘人数非常可观。他们常常见到我就说“法轮功，好人来了”。

——《在菜市场讲真相》

◇二零一四年夏天，我们几个新来的员工跟我邻桌的项目负责人 L 同事做绘图任务。在设计过程中，L 同事在看我的图纸时，给我指出了我的一些绘图错误。当我在修正图纸时，发现了有个地方 L 同事说错了，我的图纸并没有画错。随后我跟 L 同事沟通此事，她依旧认为我画的是错的，我再继续说时，结果她有些不耐烦了。这时我意识到我有争斗心了，便回到座位上，开始调整自己，清除那个争斗心，师尊的“如遇强辩勿争言 向内找因是修炼 越想解释心越重 坦荡无执出明见”

（《洪吟三》〈少辩〉）的法理映入眼帘，确认无误后，便不再言语。第二次 L 同事看我图纸时，又一次指出了这个错误，这一次我并没有想辩解。师尊讲的默默圆容的法理进入了脑海，我仔细思考后想，如果按照 L 同事说的改就会导致安全隐患，而我这样做是完善的，是对的，那么我就要坚持，不能勉强修改，但并不再去证明自己的无错。我想在工作中同样应该默默的圆容着整体，不仅仅在修炼人之间这样做，因为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修炼之中，同样世人也在注视着修炼人的言行，因为你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大法弟子的行为。当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交图时，L 又一次发现这个问题我依旧没改时，一下就爆发了。我的心并没有动，只是心平气和的给她讲述其中利弊，最后得到了她的认同。然而这时当我以为这件事情、这次的考验终于结束时，公司经理在背后突然说：“小 Z，干工作不能太较真，L 同事怎么说，你就听她的。”我说 L 同事已经认同了我的做

法后，经理才作罢。但晚上，经理把我单独叫到会议室里，说：“干工作认真是好事，但不能太较真了。”我默默的听着，一点也没升起辩解的念头。我想我一定在这方面还有执着的地方，那么我要去掉它。时间在飞速推进着，我也在仅仅一年时间里，在没有了在原单位的那种父母和自己的人脉关系后，全凭着师尊为我开启的智慧，从一个新人成长为一个合格的设计人员。在最近的一次聚餐上，经理同从日本过来指导的领导谈起我时说：“小 Z 干工作相当认真谨慎，又快又准！在日本那边好多人都知道他。”

——《在外企工作中的故事》

◇去年的四月份我回越南探亲，也去参加我家乡的学法小组。我觉的他们对我的态度有些不对劲。我就问一个同修，“请告诉我，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他就说，“你经常打断别人的话。”我想，对啊，我的确存在这个问题，我不能尊重对方，集中精力去听别人说话，总是要说我的话。可是不知道怎样改。我就跟其他同修交流我的困惑，他说：“太好了，你认识到就是进步了！”可是怎样改呢？他说，“你应该把自己的事别看得那么重要，把别人的事看得重一点，自然而然，你的头脑就可以冷静，就能注意听别人讲话。”我就是用这个办法，在与父母相处的时候，放下一味要表达自我的想法，注意倾听他们的话，很注意听，把他们的生命摆在重要的位置，而不是象过去一直要强调我要讲的东西。我自然而然有一个珍惜他们生命的感觉，讲真相的效果也比较好了。

——《修好自己是关键》

◇晚上，我和一外地老年同修装订大法书籍，来了 B、C 两同修，这俩人平时一起学法、打真相电话，配合得很默契。C 同修一进屋就冲我来了，原因是以前同修做坏的 PVC 卡中间的白板没啥用，我就试验把自己设计的光盘贴放大点，把白板剪成圆形再贴上，把剩下的一少半白板和另一个拼到一起，没有浪费一点，再用塑封机封上，很漂亮。可能我没说明白，也

可能 C 同修做时有点难度，進屋就强调自己的理由，说话声也越来越大，我刚解释两句，马上悟到，这是师尊让我提高的，为什么让我遇到，还是我有这个心，才遇到这个事，我马上心平下来，和 C 同修说，这事我放弃，你按着自己的想法做吧！就这一句话，事情马上平息了，C 同修也拿回去了，最后还是按照我的想法做好了。当时我如果不退一步，一味的坚持自己，按照当时情景，可想而知。过后老年同修说，当时我都有点听不下去了，一听说你放弃了，我真为你高兴。这件事对我们触动都很大，以后不管做什么真得严格要求自己，自己做好了可以带动其他同修。

——《在做资料的过程中提高自己》

◇看到很多同修在写文章中，以及媒体在报道中，都在用“中共镇压法轮功”、“610 办公室”是江泽民为了镇压法轮功而非法设立的，等等。虽然“镇压”本身可能不含有贬义，但在邪党文化中，一提到镇压，人们往往想到被镇压的对象都是“反革命”，或者“暴乱”“暴徒”等。而法轮功是最正的，是伟大的佛法修炼。就象一般很少有说基督教被镇压，佛教徒被镇压的，正信往往都是用“被迫害”。基督徒被迫害，佛教徒被迫害，师父也在讲法中也很多次提到我们是被迫害的。所以感觉用“迫害”来取代“镇压”更合适一些。

——《关于“镇压”一词的使用》